

我們為什麼要留在大城市

梅 莉



當初棄小城投大城並不是個簡單的選擇題，也是經過徹夜難眠、深思熟慮的。

一方面是解決婚後兩地分居，另一方面是爲了孩子的前途着想。當時，我帶孩子居安徽小城，娃爸在上海。周末婚姻雖能保持新鮮度，但有孩子之後，父親的缺席對孩子的成長肯定不利。於是，我們把家搬到了上海。

至今仍記得女兒轉學上海某區重點小學讀五年級後，在第一次英語測試中僅得了四十三分，是全班倒數第一。英語老師兼班主任，立即打電話約我面談。她的意思很明確，讓我孩子留級，不然，這成績太拖全班後腿了。我很震驚，孩子從小就在培訓班學劍橋英語，還在市少兒英語演講比賽中拿過獎，在小城的省重點小學上學期間，功課年年都是年級前三，怎麼到上海就淪爲學渣要留級了呢？我問老師孩子的其他學科成績，她說沒問題，就是英語跟不上。我就放心了，對老師說，這樣吧，孩子不能留級，小學英語也就辭棄量多少的問題，我回家幫她提高，期中考試見分曉，如果再跟不上，就留級。老師見我態度誠懇，就送了幾本小學英語辭彙手冊，讓我回去幫孩子。

還記得那天，十歲的女兒回來後哭着對我說，媽媽，我不想在上海上學了，你帶我回家吧！我想同學們了。嗚嗚。上海英語好難呀，老師上課說英語我都聽不懂……她哽咽着，我又難受又心疼，攬着她鼓勵道：不怕，爸媽幫你一起學好英語，你這麼聰明，很快就能跟上！於是，我和娃爸每晚和她一起背單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班主任是位好老師，每天放學後也免費爲我女兒輔導半個小時的英語功課。現在幾乎沒有這樣的老師了，我同學把孩子一直放在班主任那裏輔導，一學期下來收費可觀。

期中考試時，女兒的英語成績已經衝到優等生的行列，全家懸着的心終於放下了。但她選時常想念生活了十年的

家鄉，與同學煲起電話來就沒完沒了。有次，她告訴上海同學家鄉是馬鞍山時，同學竟然問，馬鞍山是不是有很多的馬……女兒聽了很難過，覺得是同學無知，其實是家鄉知名度不夠。好在孩子的適應能力強，在上海慢慢交了新朋友，轉學的陣痛漸漸癒合。

大城市的教育資源是豐富，女兒在轉學之前，班上有七十名學生，來滬後，一個班級不超過四十名。國際大都市自然重視英語學科，英語是上海學生的強項。如今，女兒已拿到了英語中級口譯證書，出國旅行她是最好的貼身小翻譯，早已不是那個哭着說英語好難的學渣。這就是大城市開闊的國際視野所致。我剛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，不喜歡，太大了，大到使人覺得自己渺小如螻蟻。前同事來滬玩，最怕聽他們說，我在某某路，你過來接我吧。我就懵了，他們以爲是還在我們那座小城呢，開車半個鐘頭就能橫穿南北……我居住的地方屬城區，可是上哪也得坐一個小時地鐵，更不要說開車，沒導航我就寸步難行。上海這麼多條路，連計程車司機都弄不清，我怎麼知道它在哪裏，還好導航能告訴我。我跟老友說，等我老了，還是回小城，和你們一起去養老院喝茶聊天。

可是，不知道從哪天起，我的眼睛已背叛了我的心。我已漸漸融入，再也不用「拔劍四顧心茫然」。大城市的好，是需慢慢體會的。去迪士尼玩，能偶遇當紅藝人；去書城買書，有名作家在簽售。聽名人講座，看各種展覽，奔赴心儀歌星的演出，只要你想哪天過得與前一天不同，這裏都可以變着花樣滿足你。

當然，在北上廣，生存壓力巨大。高房價、高物價的背後是你辛勤的付出來支撐，你只能被裹挾着向前衝，沒有退路。但是，如果你現在問我，還願意回到小城養老嗎？想起上次去同學居住的小城玩，和她來來回回在街上走了四十分鐘愣是沒找到一家咖啡館……而在上海，路邊隨便哪家咖啡館都文藝精緻得不像話時，我猶豫了。

閒話七夕

怡 人



轉眼秋來，轉眼七夕到，要說最具代表性的七夕文學作品，我想，非秦觀的詞作《鵲橋仙·織雲弄巧》莫屬：「纖雲弄巧，飛星傳恨，銀漢迢迢暗度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，忍顧鵲橋歸路。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。」鵲橋，傳說只有七夕的夜裏才會出現，成千上萬的喜鵲，搭起一座橫跨銀河的橋，牛郎就踩着這橋，一步步邁過迢迢銀河，去見隔岸的織女。

詞裏的這兩句「兩情若是長久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，在滿懷相思的夜裏，難免被世人反反覆覆地提起，可細思量時，總覺這千古名句中，藏了些無奈的隱痛，頗有強說之嫌——若連朝暮亦不能，又何談長久？或許，這便是通訊發達的現代人與古人在情感上的區別之一吧。

但誰也不可否認，宋代是一個精緻且浪漫的朝代，宋詞之中，愛情千姿百態的模樣比比皆是。既要天長地久，也要朝朝暮暮的范成大曰：「願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潔」；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的陸游道：「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」。七夕佳節，世間

紅塵，自是幾家歡喜幾家愁。

當然，這七夕的婉轉凄美，又豈止於宋詞。《浮生六記》是清代沈復的自傳體散文，陳芸是他的妻子。他們夫妻二人感情深厚，興趣相同。他們喜歡讀書，喜歡詩，熱愛生活，把藝術的美融入生活之中。有一年的七夕，沈復刻了兩枚圖章，上面刻的內容是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」。沈復拿的是朱文印章，陳芸拿的是白文印章，他們兩個寫信的時候就用這印章。

有人說，一生得一知己足矣。陳芸既是沈復的妻子又是他的知己。奈何紅顏薄命，陳芸體弱，早早辭世，獨留沈復於世間。當人經歷了生死離別，自然更知道相聚相守的可貴。牛郎織女如是，沈復陳芸亦如是，於是沈復把他一生經歷的甜蜜與悲痛寫了出來，寫成了這傳世的《浮生六記》。

又到七夕了，我想起的不是牛郎織女，不是電影畫卷，而是婉約宋詞和這對熱愛生活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的痴心男女。人生坎坷，命運如何無人能料？還是珍惜緣分，珍惜眼前人才最爲要緊，畢竟於茫茫人海中，能相遇相知已是不易。

牛郎織女終究是神話，詩詞歌賦傳世卻不可追，真切地活過、愛過才是七夕於今日之你我，最實在的意義。



說根據前兩年的統計，阿里巴巴員工平均年齡僅有二十六歲，名副其實的「早晨八、九點鐘太陽」，意氣風發。至於阿里巴巴全球總部爲何選址西溪？是歷史的抉擇，還是要讓我國古老博大精深的文化滋養這個現代化企業？有待考究。

走進阿里巴巴全球總部園區，如果不是在入口處有「Alibaba」紅色大字，或者有人介紹，否則很難與大名鼎鼎的阿里巴巴畫上等號。驟眼看去，四、五層高辦公樓，淡灰色調，不是很搶眼，實在與一般企業沒有多大分別。

如果要說與別不同，就是在園區見到不少塑像，而且這些塑像多是低下頭來，表示謙卑，還是強調思索？真想請教任職阿里巴巴的朋友，問個究竟。

不管謙卑，還是思索，阿里巴巴強調創新是毫無疑問的。在陳列室內就有這樣一條標語：「想像力是第一生產力」。敢想敢幹，想得到就去做，就去嘗試，阿里巴巴大膽

「想像力是第一生產力」——阿里巴巴全球總部參觀記

焦惠標

創新的魄力表露無遺。淘寶網購顛覆了商品行之多年的銷售模式，就是最明顯不過的例子。

在陳列室展出一張照片，是在阿里巴巴創辦初期，馬雲帶領員工做工間運動，什麼運動？齊齊貼牆倒立。這是讓腦部增加血液循環，還是強調逆向思維，真是很有意思。

阿里巴巴創新無日無之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在陳列室就有一隻即將推出市面的「天貓精靈」。所謂「天貓精靈」，其實是人工智能助理軟件，或者在外國已有開發，但這個「精靈」卻是不折不扣的國產貨。

主人可以通過智能手機聯接「天貓精靈」遙控屋內家電，例如開關冷氣機、電視等等，她還可以陪你聊天，也懂回答問題，例如有記者問「今天香港天氣如何」，她馬上回答說，香港今天氣溫是二十七至三十二度，天氣炎熱，只宜穿短袖夏天服裝，不適宜做戶外運動。另有記者問，今天香港股市如何？「天貓精靈」也可以一一回答。至於有記者問，明天哪隻股票會上升？她回答說，「我現在還沒有這個功能。」

有些問題，「天貓精靈」答得頗爲巧妙。例如有要求她，「你今晚可以幫我做晚餐嗎？」她便說，與其回答這個問題，不如跟機器狗下棋。逗得在場參觀者大笑。



▲阿里巴巴總部園內的「低頭」塑像 作者供圖

「天貓精靈」何時推出市場，現在不得而知，但是可以預料爲時不遠了，也就是預告人們從智能手機開始，進步邁向智能生活，進入智能社會也是指日可待了。

參觀時，看見另一標語，四個字：「未來已來」。雖是簡單四個字，但是它的含義絕不簡單，它預告未來社會已經來臨。未來智能化科技社會已悄悄而至，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，已來到你的身邊，躲也躲不掉！參觀阿里巴巴全球總部只是一個下午，然而，帶來的思考和啓發完全超出一個下午。

藤田嗣治畫貓

李 夢



▲藤田嗣治與貓相伴的自畫像 作者供圖

子，我又覺得，畫中那些貓，都是時而傲娇、時而奔放的藤田本人。

藤田嗣治出生在一个富庶家庭，父親是高級軍醫，母親出身大戶人家。原本，他可以在日本「西洋繪畫之父」黑田清輝的指點下，憑藉寫實或印象派技法在日本成名，自此順遂過一生。可是，藤田眼中的黑田畫作只關注表面功夫，並不想深入挖掘風景背後或是人物內心的意涵。這讓藤田在當時的日本畫壇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像很多不爲同行相容的藝術家一樣



▲藤田嗣治創作這幅《白貓》的時候，用上日本傳統浮世繪的技法 作者供圖

，藤田動了出走的心思，而在二十世紀初的藝壇，除了巴黎，他想不出第二個可去的地方。

海明威用「流動的盛宴」來形容上世紀初巴黎的藝文景觀。新鮮的靈感和觀點源源不絕，世界不同地方的藝術家紛紛前來朝聖，有些失敗了，悻悻而歸，有些像藤田那樣極其幸運地成名了，甚至他當時在巴黎的某場展覽，吸引畢加索在展廳中流連數小時之久。

藤田嗣治其人其作之所以相當迅速地得到巴黎藝術圈中人的好評，一則因爲他神秘另類的個性，二來也在於他並未全然地迎向西方彼時流行的創作流派，諸如野獸派和立體主義等，而是將日本綿延數百年之久的浮世繪技術帶入法國，並在東西方的藝術語境之間，找到了一條恰如其分的通路。如今，我們回看藤田的作品，其中的平塗手法和顏色的選用，一望即知受到當時巴黎畫派的影響，而日本浮世繪背後的俗世情懷以及對於線條的拿捏，又爲這些油畫添多一些幽縱從容的煙火味道。

藤田嗣治懂女人，也懂貓。在他眼中，女人與貓是相似的，時而優雅溫潤地踱步或安靜坐着，時而黏在主人身邊撒嬌。因此，他常常將貓與女人放入同一個畫框中，誠如英國畫家荷加斯在創作自畫像的時候，要將自己描繪成懷抱寵物的模樣。狗意味着溫順、善良，而畫中的荷加斯懷抱小狗，也是希望人們將他本人看做是善良溫順的象徵。動物與人之間，因此建構起一重互動的、互爲映照的關聯。不信，你對比藤田自畫像中貓與人的眼神，哪一幅不是清冷不羈的？

二戰爆發之後，日本與法國進入敵對的兩個陣營。藤田不得不回國，創作出一系列以戰爭和鼓舞士氣爲主題的作品。不想，戰爭結束後，當年的成績竟成爲人們詬病與指責的對象。藤田無奈之下又一次離鄉，在巴黎度過半生，再不會踏上故土。在異鄉的那些年，藤田從街上撿回不少流浪貓，精心爲牠們準備飯食，將牠們畫成作品主角。畫畫時的他，會否因爲這些貓的經歷，想及自身漂泊遠方、無所依傍的寂寥？

戲外說戲

白頭翁



聽戲是聽「角兒」。有身份的人一般不聽「帽戲」。老戲園子下午就開戲。一齣接一齣地唱，台下的「聽主」，喝茶的喝茶，聊天的聊天，嗑瓜子的，吃果脯的，抽水煙的，該幹什麼幹什麼。放眼一瞧，前排的包桌包座基本沒客，空是空的，但包桌包座的錢花了。直要唱到掌燈時分。戲園子才陸續上座，「倒三」鑼鼓點一打，滿園安靜，「倒三」唱完是壓軸兒，大戲園子還要唱「大軸兒」戲全是名角兒唱，喝彩聲不絕。

當年唱《群英會》，可謂「名角兒」群英薈萃，馬連良、葉盛蘭、裘盛戎、譚富英、袁世海，每位角兒一出場就是一「抬頭彩」，一片熱情四溢的掌聲。「攪」得整個

戲園子山呼海嘯的。有時「角兒」還沒出場，「好」聲已起，掌聲爆紅。《群英會》中軍對着台口「請魯大夫進帳！」扮演魯肅的是譚富英並未急着進帳，而是在幕後先響脆脆地應了一聲，有「票友」說是譚爺人未動先清嗓咳了一聲，台下立時一片叫好聲，緊跟着又是一片掌聲。等到魯肅走到台口，喚：「有請諸葛先生」，扮演諸葛亮的馬連良也是在後台高聲應諾一聲長調，人未出台，台下已然一片叫好聲，馬連良一上場，全場掌聲更加熱烈。

裘盛戎的包公戲叫座，那年月有「票友」專門坐火車進京看裘老閣的包公戲。叫買的是「火車票」，聽的是裘盛戎。裘盛戎一

扮裝，板一打，弦一拉，掛簪登靴，舉步上台，真是一身正氣，鬼魂懼之。一聲「包龍圖打座在開封府」，爲乾坤霹靂，驚天地，泣鬼神，整個戲園子都「炸」了。就這一句高腔，花多大辛苦，跑多少路，花多少錢，受多大罪都值了！

辦帥張勳爲看譚大王的戲，竟然打馬從保定府換馬不換人，直入京城梨園看戲，戲一謝幕又跨馬直奔保定府。辦帥酒後學唱譚鑫培唱《轅門斬子》放話，這天下除了敬皇帝，就是敬大王。大王指「伶界大王」譚鑫培。譚老閣有多「大王」？梁啟超曾有一言威鎮梨園，至今刻在譚大王墓門兩側的石柱上：「四海一人譚鑫培，聲名卅載轟如雷。

」恭敬譚老閣的人皆恭稱「四海一人」。

譚鑫培唱的「壓大軸」戲，戲園子前十二桌，桌桌爆滿，都是手托着真金白銀提前三天訂桌，晚了只有座票，再遲了只有加座，再訂就只有「掛席」，在戲園子邊上站着聽，但票銀一分不少。「掛票」都掛不上的就心甘情願在外「候着」，等散場譚大王謝幕時擠進去「參拜」，放開嗓子高喊謝幕彩。

慈禧太后是位「高票」，懂戲、愛戲、迷戲，也會「瞧戲」，一步邁不到位就「砸」啦，一腔唱不到位就「毀」啦。「老佛爺」格外喜歡譚老閣的戲，「開鑼必聽戲，聽戲必聽大王戲」。說有一年端午佳節，「老

佛爺」高興，賜宴頤和園，命人召譚鑫培等一班「名角兒」進園子唱戲，太后有旨，焉敢怠慢？「名角兒」薈萃頤和園，唯有「老佛爺」要「瞧」的譚鑫培譚大王缺席。此事大如天，如「老佛爺」動怒，恐怕「大王」無首。當時肅親王善耆親自跑到譚府探究原因，肅親王也是譚大王的「鐵粉」，也是位「高票」。譚鑫培道出其不能出席的苦衷：原來朝廷明令禁煙，法律無情，犯此條例當囚當斬。譚鑫培大煙有癮，離開大煙就提不起精神唱不起戲，怕癮上來，會癱倒在台上。故不敢應旨上台。肅親王急忙回奏，言之譚鑫培苦衷。

「老佛爺」微笑，傳旨，只要譚鑫培的戲唱得好，煙進宮照抽，且要抽足抽好。譚大王就這麼厲害，這麼霸道，什麼法令，一曲「西皮導板」全是廢紙。

(二)